

第 1 辑

# 中 篇 小 说 选

阎 纲 肖德生  
傅 活 谢明清 编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· 九 八 五 年 · 北 京

封面设计：张守义

**一九八四年中篇小说选（第一辑）**

1984 Nian Zhongpian Xiaoshuo Xuan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448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20 插页 2

198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0,000

---

书号 10019·3768

定价 3.30 元

## 小 序

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我们编选这一年选本，我们当不负重托，要对得起读者。

中篇小说年选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五年，共出版十册，在读者中影响颇好。“编选说明”中写道：“在编选中，我们力求入选作品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，力求题材、风格和手法的多样，以及作者代表性的广泛。某些虽有争议但内容健康、风格手法有新的探索、具有一定的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，也酌量收入。所选每篇作品字数约以三万至十万为度。年选的辑数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今年共出两辑，每辑目录按作品发表时间顺序排列。”这一原则，我们将继续坚持，标准不变。

今年的中篇小说情况如何，现在是九月，不好说；但是今年的中篇选本仍须编成两辑，则肯定无疑。特别是蒋子龙的慷慨多气的《燕赵悲歌》等，以动人的描写记下变革时代的足迹，可是篇幅有限，只好留待下辑。

从一月至九月的情况和趋势来看，今年中篇小说的水平很可能在作品的思想性、现实性方面胜似去年；尤其在对我国当前城乡伟大改革作出深刻、及时的反映方面，今年的中篇创作有显著的突破；在艺术刻画的精巧、人物描写的复杂丰富和手法的多样方面，对于去年也有所承继和发展。成就之大，相当喜人。

中篇小说创作历久不衰，始终保持蓬勃之势，说明文学创作的潜力多么大啊！新时期中篇小说的繁盛，正是我国新时期整个文学的缩影。我们处于史诗的时代，然而没有出现真正的史诗或出现史诗太少。假若我们顺应中篇小说创作的潮流，放宽政策，解放思想，因势利导，很有可能在今后的中篇小说中出现更多的杰作，并为出现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打好坚实的基础。应该有这个抱负，应该有战略思想。

我们的选本，愿为这一战略思想尽力。

“选”者，信也。信而不诬，信用卓著，昭大信于天下，方可攻“选学”、当“选家”。我们接受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严格考验。

编 者

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雪落黄河静无声 .....  | 从维熙 (1)       |
| 烟壶 .....       | 邓友梅 (91)      |
| 北方的河 .....     | 〔回族〕张承志 (192) |
| 绿化树 .....      | 张贤亮 (294)     |
| 单家桥的闲言碎语 ..... | 潮 清 (468)     |
| 老人仓 .....      | 矫 健 (537)     |

# 雪落黄河静无声

从维熙

黄河，我的母亲！

难道奔腾着的泥沙就是你的精灵？

——作者题记

## 八十年代的一封“鸡毛信”

叶涛：

久违了。

接到这封“鸡毛信”之后，无论你写作任务多么忙，也请你暂时扔下笔，到河滨小镇来一趟——我求求你！

当然，这个旅程对你也许是不愉快的，因为你要来的地方，是距离农场不远的河滨小镇，它可能引起你对昔日蹉跎岁月的回忆，也可能使你结了疤的伤口重新流脓，但在这黄河之滨沙尘滚滚的土地上，不也留下过我们难忘的友情吗？

你不会忘记那一天吧？当那“四个魔鬼”下“地狱”后，我结束了“候补囚徒”的生活，我们的第一件乐事，就是两人合骑着一辆自行车，去瞻仰气势磅礴的黄河。在浊浪排天的黄河畔，我们打开了一瓶汾酒，一边对着瓶嘴饮酒，一边吟着古诗：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”我们希冀着对我们彻底解禁的那一天早些到来。老弟！今天回忆起那个镜头来，还使我心醉！

我们喝得微微有些醉意了。我祝愿你有朝一日，文章能如黄河之水，滔滔不绝；你则祝愿我，早日结束老光棍的生活，和有情人陶莹莹结成眷属。最后，我们把喝剩下的半瓶汾酒，献给了我们伟大的母亲——倾倒进了滔滔黄河！当时，你和我都象孩提一样，激动得哭了！叶涛！你还记得吗？当时，一列西安开往北京的客车，正驶过黄河铁桥，乘客们无不惊异地把脸贴在车窗上，瞧着你我两个踽踽于黄河之畔的疯子。特别是当那个外国人，把带长镜头的照相机，对准黄河拍照的时候，我们跳着高向他喊着：

“拍吧！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！”

“拍吧！我们都是黄河的伟大子孙！”

列车过去了。

我们沉默了。

我俩茫然若失地站在黄河之滨，任黄河的惊涛骇浪在我们心中奔腾！沉默了很久，你说：“看见了吗？这趟车是开往北京的。”

“你向往有一天，也坐上这趟火车吧？”

“这还用问吗？”

我们坐在河滩上，一起向往着即将到来的明天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回北京的愿望，在黄河畔的无论哪个小镇上，当个外语老师余愿足矣！这不仅因为我喜爱黄河，还为了陶莹莹。道理很简单，有朝一日，“老右”也许能够群神归位，而这对于犯了刑事罪的她，是不会有份的。我舍弃她而回城市，不是有负良心吗？

你终于乘那趟列车走了。

我按照我的夙愿留了下来。

你几次来信向我索取我和她的结婚照片，并询问我们的婚后生活。在你浪漫蒂克的想象中，我在沙城小镇的生活过得准象蜜窝窝，因为她美丽温柔，这迟暮的爱情一定别有韵味。我一直在信中支支吾吾，避而不谈爱情问题，实因我有难言之苦。现在，我的痛苦彻底解脱了，但是心灵上似又背上了黑十字架。

叶涛！信中无法向你详述我的心情。切望你舍弃一点可贵时间，来小镇看望一下你昔日共过患难的朋友。不用多，只在我这儿呆上一天就够了！我焦急地等待着……

十万火急！

范汉儒

一九八〇年冬

### 这根鸡毛，使我记起了那流逝了的岁月和珍贵的往事……

这是一封撩人情思的来信。范汉儒不仅在信尾写上了“十万火急”，而且在信笺当中夹着一根鸡毛，以象征他那颗焦躁不安的心。

似乎没有多余的考虑，我采取了比“鸡毛信”更快的办法——先给他拍了一封电报，之后登上了西行的火车。在隆隆的车轮奔驰声中，绿色的长龙有节奏地摇摆着。我靠在临窗的座位上，从信笺里抽出那根鸡毛，观看着，这是一根公鸡的翎毛，呈黑褐色，范汉儒怕邮路上被折断，除把它卷卧在信笺之中，还在信皮上谎称：“内有照片，请勿折叠。”我最初接到他这封信时，真以为里边有他和她的结婚照哩！拆开一看，大失所望。我很理解他把鸡毛装进信笺的意思，除了表示他急切地想见我一面之外，还想唤醒我沉睡的记忆……

列车——也是一列绿色的列车，车上没有普通旅客——那是押送“右派”去改造的专列。

早晨，当我从美梦中回到这节车厢时，他早已醒了，

“Good morning, Sir,”



“我不懂英语。”

“先生，早安！”他对我解释。

我很奇怪。他好象不是去接受改造，那喜眉笑目的样儿，倒象是到哪个圣地去旅游。

“奇怪吗？”

“有点。”

“笑一笑，十年少。”他笑了。

他长得并不美，但面部很有特征，前额外凸，表现着他的智慧；嘴唇很厚，又显出他的几分痴愚。两个矛盾的特点，搭配在一张面孔上，使人感到有点可笑。也许他的脑瓜象爱因斯坦一样聪明，而发达的四肢还停留在“北京人”的年代吧——我想。

“我叫范汉儒。”他向我伸出一只手来，“跟战犯范汉杰，只差一个字，反‘右’批斗会上曾有人问我，‘喂！你和范汉杰是不是亲兄弟？’我说，‘是一母所生的两个反动派！’那些发热的脑瓜也不想一想，他多大年纪？我多大岁数？我妈即使是个老寿星，也没有那么大的养育能力。可他们却信以为真，每次批斗我时，必先挂上个序言，‘现在我们开始批判大战犯范汉杰之弟，右派分子……’”

我被逗笑了，把手伸给他。

“我叫叶涛！”

我俩的手，在小桌之下，紧紧地握在一起。他告诉我，他的父亲是历史系教授，所以给他起了个汉儒的雅号，不外乎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东方气质的知识分子。可是他偏偏考上了西语系，而且正值毕业那年，“凤凰坠地变成了鸡”。

“我是属鸡的，六一年阴历三月十三，虚岁该二十八了。”

“我和你同一个属性。”他说，“只比你小三个来月。”

“你是六月鸡，比我命好哇！你准会有食吃。”我苦笑着说，“我这三月鸡，草芽还没返青，大地连个草籽也没有，还得在雪下刨食呢！”

真是如同鬼使神差一般，到了那个劳改农场后，我被分配种稻子，他被安排在养鸡房。当时饥荒席卷中国每一寸土地，鸡房、菜地、果园、粮仓都是惹人眼红的地方；特别是鸡房尤其使人瞩目。这群落难秀才虽然有时分不清稻苗和稗草，但鸡蛋里含有极其丰富的营养则无人不知。田野因干旱荒芜了，草丛里的肉虫和草籽还是无限富有，所以母鸡“咯嗒嗒”的下蛋声，照常从铁丝网围着的鸡舍传来；我们每每听见这比音乐还诱人的声音，常常情不自禁地探长脖子，带着贪婪或嫉妒的目光，从我们这块铁丝网围成的圈圈里，望着属于范汉儒所掌管富足领地。

奇怪的是，他也和我们同样消瘦。也许是我对他格外关心的缘故吧，我甚至感到他的厚厚的嘴唇都变薄了些，就连他那外凸的前额似也小了一圈，瘦得露出青筋的细脖子，顶着一个硕大的脑壳，就象鸡舍旁边打了蔫——但仍然站立着的向日葵。每当我们早晨出工的队伍经过鸡舍时，他总是喜笑颜开地重复着他在列车上向我问候的那句话：“早上好！先生们！”

“不知死的鬼！你都快瘦成‘木乃伊’了！”

“‘木乃伊’对后人来说，有重要的研究价值。”他朝打诨的人，以打诨的方式回答，“通过研究我的尸体，可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……这就为人类的未来作出了贡献。”

“那一箱箱鸡蛋可能治你的干瘦！”

“可惜它不姓范。”他正了正塌鼻梁上那副黑边近视镜，“它们都姓‘公’！”

“喂！别太‘那个’，递两个过来！”

“行。我记着这件事。”他煞有其事地拍着大脑门儿，“等我能够由人返祖成母鸡时，下了蛋一定奉送。不但给你两个，让你撑得一打饱嗝都鸡屎味了，才算罢休。怎么样？”

“要是你一辈子总是个人呢？”

“对不起，那只有咱俩一块变‘木乃伊’吧！”

由于他豁达诙谐，我们这支劳改队经过他的“领地”时，总要扬起一阵笑声，愁楚的脸上总会增加一点喜气。但是我们也仅仅能获得这点乐趣而已，全队一百几十号人没有一个能从他手里讨出鸡蛋来。

“这小子是不会亏待自己的吧？”

“养鸡房就他一个人，难保！”

“……”

有一天队长集合训话时，使全队为之震惊。他说：“你们不是怀疑范汉儒会偷吃鸡蛋吗？你们看——”他举起手里握着的四个鸡蛋，“这年头连地下的耗子都饿疯了，这是红眼耗子拉进老鼠洞里的四个鸡蛋；范汉儒硬是用铁锨挖开鸡房墙角的老鼠洞，把这四个鸡蛋追回来交了公。老实说，最初我们对他也并不很信任。有一天，我夜里偷偷去查看鸡房，范汉儒支着一个小铝锅正面对墙角咕嘟嘟地煮什么东西。我想，好个范汉儒哇！白天你人面狗脸的还象个知识分子样儿，原来也是不值钱的货！我揣摸着那咕嘟嘟响的东西，一定是热水锅里上下翻滚的鸡蛋，便一脚踢翻了那只铝锅。我立刻楞住了，滚在地上的是一个白菜疙瘩，锅底上还有一只扒了皮的红眼耗子。”

会场默然。

“他很委屈。我很内疚。我俩在月光下站了很久，我说：‘这事怨我粗鲁，你把菜头和那只耗子收拾起来，洗一下，重新再煮

煮吧！’

“‘为什么要让我收？’他瞪着我。

“‘怎么？还要我给你收？’

“‘当然！’

“我当劳改队长七八年了，还是第一次碰见这号不识相的犟种。我朝他吼：‘不是向你承认我作风粗鲁了吗？你……’

“‘我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踢了我的锅，让我自己擦屁股？’他毫不怯懦地回答，‘明月在天，是非清楚，该谁收谁收。我养鸡是为国家，不是任何个人随便驱使的奴隶！’

“我火气更大了，往前迈了两步……

“‘你要干什么？想打人？’他一动不动地逼视着我，‘我提醒你一句，你的大壳帽上戴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。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，每一个人，都得受它制约。你……你……也不例外。’

“我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，一建立这个劳改农场，我就在这儿当队长。我真想狠狠地剋他一顿，可就是找不出训斥的理由。我想去收拾那几个菜头，就是弯不下腰。这时，范汉儒好象猜透了我这个劳改干部的心思，蹲下身去开始收拾滚落尘埃的菜头；我用手电给他照着亮儿，并抢过锅到水龙头下帮他冲洗……

“今天，我在你们面前，表扬范汉儒的廉正品质。他宁可用菜头填他的肚子，也不捞公家的一星蛋花。这年头，谁不饿？我在这儿对你们讲话，肚子里还‘咕噜噜’地直叫唤呢！不信，你们到我家掀开锅盖看看，清一色的菜头、菜帮子……经我请示场部，这四个鸡蛋给范汉儒了，作为奖励！范汉儒在哪儿？”

“有。”他迈出队列。

“拿去！”

从这天起，貌不惊人的范汉儒名声大振。落难的秀才中不缺少捕捉形象的能手，有人给他起了个“六点钟”的外号。意思很简单，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，时针和分针成一条垂直线的时候，只有六点钟。以此形容他的做人正直。这位队长姓姚，脸膛黝黑，为这件事，也赢得了个“黑姚朔”的绰号——这是对这位劳改干部的最高褒奖。

那天散会之后，我是带着笑意进入梦乡的。崇拜靡正，是一切善良人们都具有的天性；而“六点钟”的行为，正是中国受难知识分子优秀品质的体现。尽管磨盘重的精神负荷，压得人喘息都感到困难；在这块物质、精神都十分荒芜的土地上，也还是开放着中华民族的美德之花……

这大概是个梦吧！我恍恍惚惚地感到有个黑影站在我的面前；接着，我的脸部发痒，我想这一定是顶棚上掉下来的小虫子，在我脸上演穿越“大人国”的旅行，我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了它——我醒了！我手里攥住的是一根毛茸茸的鸡毛。

我翻过身去。

它又在我脸上蠕动开了，同时我耳畔响起嘻嘻的暗笑声。

“谁？”我猛然坐了起来。

“嘘——”站在炕沿边的“六点钟”指了指嘴唇，意思是不不要惊扰了大炕上其他伙伴的睡眠；然后用下巴颏向我做了个出屋的暗示，似乎有什么机密事情要告诉我。

室外，月光似水，遍地银白。这天的月亮实在太圆了，太亮了，以致使我几次抬头，都难以寻觅到一颗星斗。我知道，这是皎月之辉，湮没了满天星光的缘故。如果把我们这一百多人，都撒在天上变成星星的话，我们所有光源的总和，似也比不过范汉儒，他——不正是我们中间的月亮吗？为了延续生命，这些知识

分子已经无所不吃，公和私的界限早已不复存在，青苹果、酸葡萄，甚至连水田里长着的稻穗都被他们用鞋底搓掉外壳，囫圇吞枣地填进肚子。为了挺过饥荒，这些万物之灵已经向类人猿“返祖”了。而范汉儒守着“聚宝盆”，却没丧失节操，他瘦得虽然如同一摇三晃的竹竿，公和私仍然泾渭分明，我不能不钦佩他的铮铮风骨。

我们坐在一根倒树上。我说：

“是不是队长对你开了天窗？有什么好消息？”

“老弟，别异想天开了。你没见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叫喊，要‘加强阶级斗争’吗？！丢掉幻想，作长期劳改的思想准备吧！”

“报丧，干吗半夜把我叫出来？”我快快不快地说。

“当然有喜事啦！”他两片厚嘴唇向上一翘，露出常见的喜劲儿，“精神营养虽然重要，但绝不万能；要想活得健康，归根到底还得靠物质营养。瞧瞧这个……”他把一个手巾包摊在我面前，是一堆鸡蛋。

可惜，我当时没带镜子，如果对着镜子看一下自己模样的话，两只眼睛瞪得不会比地上的鸡蛋小多少。我看了半天才惊异地问：“哪儿来的？”

“你不是在队前看见了嘛？”

“给了你四个……”我数了数，“现在是十四个呀！”

“这十个也是他给的呀！”

我审视地望着他：“是不是你学会了三只手？”

“老弟，你怎么这样看我范汉儒？我……”

“六点钟”有点动感情了，他摘下眼镜，直溜溜地瞪着我说，“这十个鸡蛋是他家里的母鸡下的，散会以后，他回家特意给我拿来，叫我把这十四个鸡蛋吃了，补补搓板一样的身子。”

我相信范汉儒的诚实，但是难以理解“黑姚期”的行动。诚然，在队列前向“右派”坦率地检查他作风粗鲁，已经表现了他超越一般劳改干部的水平；但一个负责改造人的队长，自己肚子还“咕噜噜”叫，却主动拿出也许连自己孩子都舍不得吃的东西，给一个专政对象，则还是罕见的新闻。

“你不相信？”

“仅仅是不太理解。”

“你看，这是他的手巾，上边还印着‘公安’字样呢！”他把鸡蛋抖落在地下，又把手巾展开在我的眼前，“老弟！社会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，过去你是个写书的，应当比我理解得更清楚。人是有情物嘛！要是照你这个逻辑推理，拉甫列涅夫的《第四十一》，不早就被打入阴曹地府了吗？可是它一直流传着，你还对我称赞过这部小说哩！”

“那个典型环境和这儿不一样！”我争辩着。

“正因为不一样，‘黑姚期’的品质才显得更可贵。”范汉儒对着我耳朵高声说，“我本来死活不接他这兜鸡蛋，他对我发火了，嚷道：‘你是不是嫌太少？这是两只母鸡一个星期下的蛋。我没给孩子，没给老婆，给你拿来是看你还有中国人的骨头；将来政策松动一点，你还能为老百姓办点好事。这不是给你解馋的，是为了你能活着出去，懂吗？’叶涛，不知为什么，我鼻子发酸，‘吧嗒吧嗒’地掉下泪来……”

我沉默了。

他也若有所思。

“将来如果我还能拿笔，我一定不漏下这个‘黑姚期’，这个人物可很有嚼头……”我对着一轮明月，内心十分感慨。

“能忘了我吗？”他指着自己的脑门。

“忘不了。”我笑了，“但你这‘六点钟’可是个反面典型，发牢骚，讲怪话，说什么后代人挖出你这具‘木乃伊’来，‘可以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……’”

“怪话要讲，活还得干。”他磕开一个煮熟的鸡蛋递给我，“无论怎么说咱们都是炎黄子孙，‘祖国’这个字眼对我们来说，永远是至高无上的……别说这些抽象的东西了，吃！吃了就能活下去。‘二一添作五’，咱俩一人七个。”

“单数不吉利。”我推给他一个鸡蛋。

他反而滚过来两个鸡蛋。

我把这两个鸡蛋又推了回去：“你是‘鸡信’，理应你多吃两个。”

他忽然象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，用手指叩打着大脑门说：“对了！今天是农历六月二十四，正好是我的生日。让我们这两只属公鸡的，永远记住今天头上的月亮，永远记住在劳改队的这次夜宴吧！”

这，就是范汉儒把一根羽毛，卷在信笺之内的寓意所在……

有两性生存的地方就有爱情  
“大劳改”和“二劳改”的罗曼史  
就是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开始的

列车不知疲倦地奔跑着。

保定早已被甩在后边……

石家庄又风驰而过……

列车闯出了长长隧洞……

列车开进了高山峡谷……



回忆多么象山上火车留下的白烟啊！列车走到哪里，它跟随到哪里，就好象那缕缕白烟是范汉儒的影子，始终浮现在我面前，萦绕于心扉之间……

我失神地望着窗外，心里充满了零乱的遐想。瞧！列车留下的烟和云拥抱了，它们很快在大自然里融为一体。按道理讲，生命元素相同的物质，都是会合二为一的：烟和云！云和霞！霞和气！气和水！水和烟……以此类推，周而复始。但是为什么范汉儒和陶莹莹却违反了这一自然法则呢？他和她的分子排列式难道有什么不同吗？他俩在苦难中萌发了爱，象天上银河两岸的牛郎和织女一样苦等，三中全会已经为他和她搭了鹊桥了呀！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结婚，反而来信向我告急呢？怪事！

“十四个鸡蛋的夜宴”之后，约摸过了三、四个年头——我们虚弱的身体已经复原时，“六点钟”结识了陶莹莹。“事不如意常八九”，偏偏在我们的扇面胸膛增加肌肉的时刻，我们又失去了最为宝贵的东西——“黑姚期”调离了这支劳改队。接替“黑姚期”队长职务的，是个部队复员下来的班长。他姓崔，是个四川人，白净脸，淡眉毛。这个满口“啥子啥子”的白面书生，既没有“黑姚期”的热诚，也没有“黑姚期”的直率。他总用眼角瞟着我们，似乎这儿的一个个“右派”，都是一得到机会就会演“火烧草料场”的林冲。如果有人对他的训话做一个统计的话，他嘴边带出多少家乡方言“啥子”来，就会有多少“反革命”和“啥子”作伴：“你们是啥子东西？你们是‘反革命’；你们是啥子右派；是‘反革命’右派！你们啥子地方来的都有，不管是啥子地方来的，都是地地道道不掺假的‘反革命’。‘反革命’该干啥子活儿？下水塘耙地种谷。是啥子人叫你干养鸡的活儿的？‘反革命’养的鸡，下的蛋都有‘反革命’味儿。从今天起，你……你……叫啥子姓